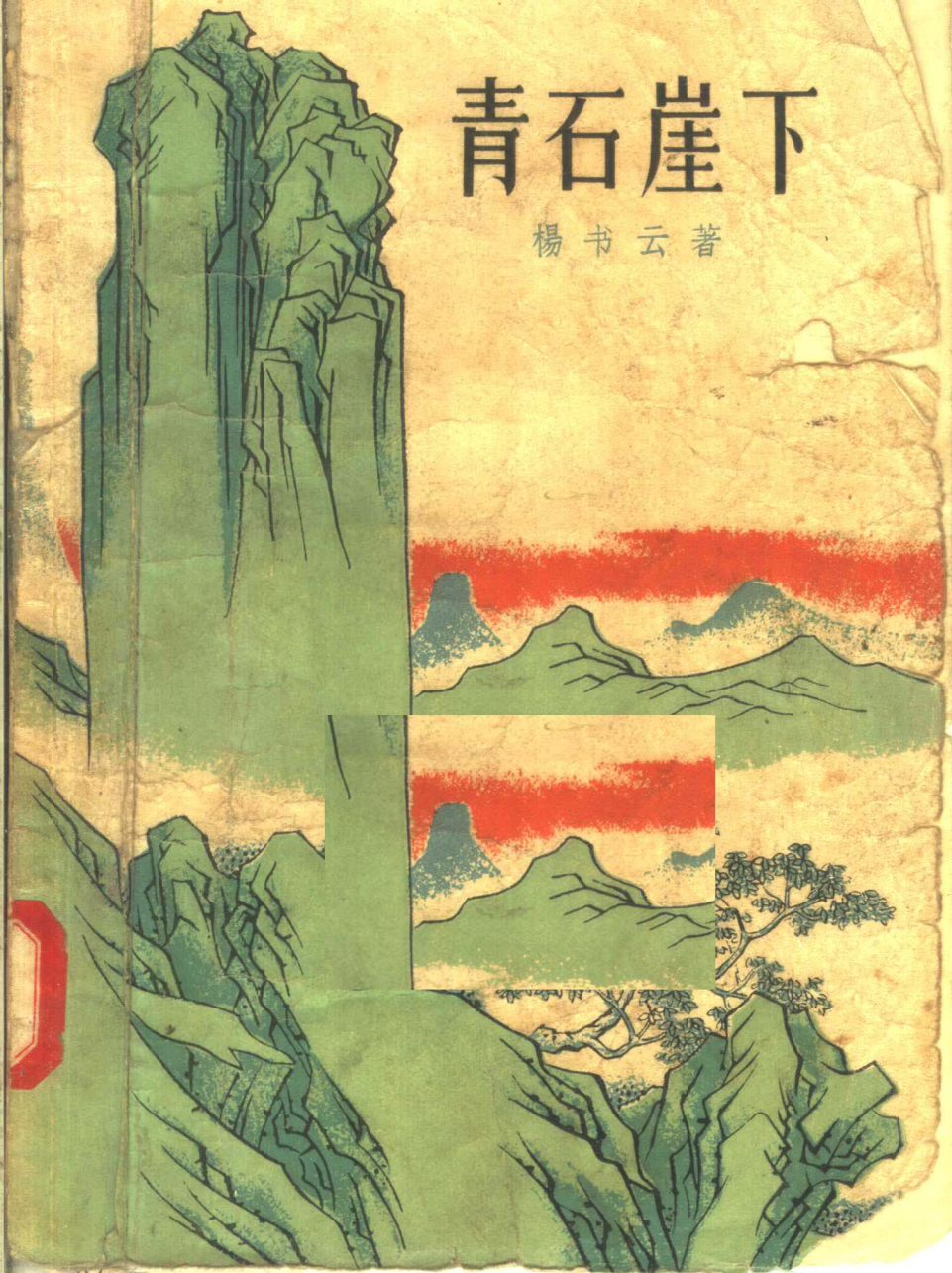


青石崖下

楊書云 著



青 石 崖 下

楊 書 云 著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共四个短篇。

“青石崖下”是通过抗日战争时期反“扫荡”中的一个镜头，描写抗日战士的顽强战斗精神，和干部与战士之间的阶级友爱。“石板沙沟一家人”是用抒情的散文笔法歌颂了农村中最初开展合作化运动时的情景。显示出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后的农民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一封未看完的信”是刻画1956年初上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前夕，某些资本家的心理状态。通过人物由被迫到自觉的复杂心情的描写，反映出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社会力量。“说服之苦”是从爱护的立场出发，正面描写了有些干部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危害，同时也侧面的暗示了有些干部在不自觉间丧失了对同志的热情的危险。通过同志间的关系，表现出干部对革命的责任感。

青 石 崖 下

楊 書 云 著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6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書 号 1624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字数 57,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500 定价(8)0.28元

目 次

青石崖下.....	1
石板沙沟一家人.....	22
一封未看完的信.....	36
說服之苦.....	73

青 石 崖 下

一九四二年的秋天，日寇对鲁南山区的大扫荡又开始了。扑了几次空之后，敌人发疯了；于是在大鲁南山区的腹地，沂南一带集中兵力，进行了分区拉网合击。每天拂晓开始，几乎在整个山区里都响起隆隆的枪炮声。根据敌情的发展，司令部决定把省府最后留下的一部分机关人员转移到敌人空出来的滨海地区去。司令部仍留在沂蒙山区边沿上找机会打垮敌人的一股，然后就转入反扫荡的反击战。

下午行军快要出发的时候，季洛同志被叫到政治部主任那里去了。他这时已离开报社到政治部当宣传科长了。从反扫荡开始，政治部大部分的干部都深入连队，去进行战时鼓动工作。季洛同志带着报社一个记者兼编辑和通讯员兼油印员的小李同志，随着司令部出版战时小报及电讯。为了精干机关，这次又决定把报社的记者留下，季洛同志就又和小李一起随着省府机关向东转移，插到留在莒南的报社后方机关，就地出版战时小报。

省府机关连夜赶到青石崖一带，天已蒙蒙亮了。再要赶出二三十里就离开沂南地区的中心地带了。可是几天来紧张的反扫荡行军，弄得大家太劳累。而且一离开战斗部队，行军

又特別零乱起来。夜里一連有两次因为找不到向导，多繞了不少的弯子。結果，天亮前只好在半路上宿营了。疲乏到了极点的人們，一停下来，垫起背包或是順手摸起一块石头垫着头就睡。可是人們还没来得及把眼合上，有的剛歪下身子，就听到东北角上响起了枪声。人們吃惊地抬起头来望了望，身子还不想动弹。从互相詢問的眼光里，都透露出那么一点希望的心情：或許是发生了什么誤会了吧？可是象回答誰似的，接着又飞来了一响迫击炮，人們不得不慌乱地爬了起来。

季洛同志却連眼皮也不睜地仍然躺在那里，深深地呼吸着。从第一声枪响，他就听出这是遭遇到敌人的合击了。可是，就象一个貪酒的人要把到了唇边的酒狠狠的喝个干，他要在跳起来之前，再使劲的睡上两分鐘哪怕能閉上眼睛再多呼吸一会也好。但他立刻听到了紧急集合的号令。于是他咬咬牙爬了起来。

昨天夜里他吃了从来未有过的苦头。因为一时弄不到特效药，他的阿米巴痢疾轉成了腸炎，已經拖了一年多了。后来他干脆連医生也不去找了。这时，部队正处在最艰苦的时候，时常一連几个月光吃豆渣子和着地瓜秧子的“垛垛”（窝头）。他几乎是吃了就照样排泄下来。反扫蕩以来，每当夜里行軍，他就得抓紧別人行軍休息的空隙，去解除他肚子里的負担。一夜总是三五次。有时候等不及了，便只好在行軍中途停下来。那匹載滿了紙張同油印机的宣傳科的老馱馬，很有訓練的站在路旁边安靜的等着。小李同志就紧跟着部队后面取联系。昨天傍晚行軍前，他貪吃了几块用瓦罐煮的半生不熟的地瓜，

腸炎在夜里就特別和他過不去了。這一夜過不上幾分鐘他就得停下來。當他連忙爬上馬背，剛趕上部隊的時候，差不多又要從馬背上爬下來了。他們這樣跑起又停下，掉下又趕上，一路上馬背上的油印機碰得嗑嗑响，惹得後衛部隊怒惱到不能容忍了。到了天明宿營的時候，他的肚子跑空了，渾身軟得直打顫。當他一躺下，摸到那溫柔的草葉，聞到泥土的清香，把四肢一伸時，那股舒服勁，是任何好東西他都不想換了。但是，敵人上來了。

在東北方向遠處浮雲下面的山頂上，有如長着一溜剪得齊平的小樹叢，露出一排灰黃色的影子。它掩映在黎明前的蒼綠的山色中顯得如此的不協調，好似一個畫家，在一幅美麗的风景畫上，粗心地塗上了一筆骯髒的顏色。接着，在天際浮雲的閃動間，幾匹長脖子的大洋馬鉆到山頂上來了。上面的鬼子官搖搖擺擺的在指划着。

季洛同志隨着隊伍向西南沖了下去。

隊伍剛爬過小山梁，正轉入另一條小峪口的时候，迎面遠處的山頭上，就象演木偶戲那樣，骨突一下子平地里冒出了一排又象松樹又象短牆的灰溜溜的人影子。

“敵人！敵人！站住！站住！”前面有誰叫了一聲，隊伍就地零亂地停了下來。不等待人們仔細思考一下，接着身後西北角上又槍聲大作。東南方遠處也响了幾聲炮聲。這時，連最樂觀的人也明白了：機關隊伍已被敵人四面包圍了。看敵人兵力的布署，至少他們是準備同一個戰鬥團來作戰。看敵人這種虛虛實實的陣勢，決不是遭遇戰而是有計劃的伏擊。

可是，陷在敌人包围里的呢，却不过是个既缺乏战斗力又无战斗准备的后方机关。

鲁南山区的好处也是它的坏处，就是山太高，太陡，峪又太窄。假若是一小股精干的战斗部队，稍为绕一个弯子就可以把敌人甩得老远。若是一个缺乏战斗经验的后方机关，一旦被敌人包围上了又不能及时突围，那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时，迟延就等于灭亡。

队伍这时已分成了三股，一股跟着一个警卫排，沿着山梁子一直向正南方向冲下去了。

背后的枪声打得异常激烈。在后面掩护的是主力老四团的一个战斗排。这是司令部特地派来护送机关的。敌人几次冲下来都被他们顽强的挡住了。这时，整个机关的命运，就决定于能不能抢得及在敌人合围以前占领几个突破口。这是同时间在竞赛，这是一场生死的决斗。

此刻，小李同志正同那匹老馱馬鬧得不可开交。这个平日性情看来很温和的畜牲，一听到枪响就再也不肯安静下来了。它竖起耳朵，乍着鬃毛，嘶嘶地叫个不停。当队伍漫山遍岭地冲下去的时候，它就干脆耸起瘦骨棱棱的身子直窜乱蹦起来。季洛同志还未来得及去帮忙，小李同志就被那匹使性子的老东西拖得老远了。季洛同志仅来得及看到他两手攥着缰绳，身体打着壁，张着一双急得苦戚戚的眼睛向他叫喊些什么。

“随着大队冲下去！”季洛同志向前猛挥了挥手。“当心，不要丢了收报机，不要把纸丢了。……”他没喊完，小李同志

就被馬拖过一个小山梁子不見了。季洛同志伏下身去，紧随着队伍連走帶爬的拚命赶上去。

当他連續爬过两个小山梁子的时候，他就掉队了，而且完全垮了下来。他爬两步就得住下来喘上两口气，膝盖痠得象磨石在銼；肚子里燒得象滾了鍋；脊梁上又一陣陣渗冷汗；头晕得直想吐。前面的队伍正在漫过一个大山梁子。后面一个同志停了一下，招呼了他两声。他回应着，咬着牙又紧赶了两步。队伍接着一轉眼間看不見了。身后的流彈从头顶上嗖嗖的飞了过来。这时岭这面只剩下他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他拼着力气爬上大山梁子的岭半坡时，他的两条腿軟綿綿的象两摊棉花堆，一步也挪不动了。他真想一屁股坐下来，再也不走了。这个念头刚在他脑子里一閃，他立刻感觉到这个念头軟弱得太可耻。一股沒由来的怒气冲了上来。他站着喘息了一陣然后咬了咬牙，憋足了气，一只手扳起一条腿，呻吟着，顫抖着，一步一挪的挨到了大山梁子頂上。活象推倒下来的一束干柴，他一仰身子就癱軟的倒了下来。

他稍微喘息一下后，再睜开眼睛四下里看了看，一陣不安使他又霍的爬了起来。

在前面一座大山的坡岭上，人們散成了几条綫，断断续續的向上钻动着。在眼下这个山梁子的前坡上，却歪歪斜斜的躺着几个掉下队来的年老体弱的炊事員和飼养員同志們。有的人，因为疲勞不堪，用了一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神气躺在那里，仿佛呼呼的睡着了。在前后一片激烈的枪声中，这里倒有一种异样的安靜。这片刻的安靜，对一个精疲力竭的人來說，

是那样的誘惑人，季洛真想把眼睛再閉起来，甜甜的睡一覺。說也奇怪，人在最緊張的时候，有时偏会想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故事。他馬上想起了他在年幼的时候听到过的一个可怕的故事：有一个道姑給人一种什么药吃，吃了药的人心里舒服得怪难受，情愿讓她把心給挖出来。这个联想使他立刻恐惧的意識到，伴着这短促的幸福，死神也随着逼近了。

“起来，起来！你們要等死嗎？”他站起来大声的喧嚷着。可是人們望了望这个陌生人，一点兴趣也沒有。他一面叫嚷着，劝說着，一面沿着山坡滑了下去。他跑下了山坡，沿着山路走了几步又回头望了望这些因疲劳过度弄得精神恍惚的同志們。他忍不住又停下来了。他一轉身沿着山坡又跑了回来，并且順手在路旁拖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一抬起揉着眼睛的双手，仰起一副年輕的圓臉蛋，就高兴的叫着跳了起来。季洛顿时震怒了。原来是小李同志。

“馬打坏了，我回来等你，想不到一坐下来就发困。”在季洛同志責备的目光下，小李同志羞怯的解釋着。

季洛看到收报机还背在小李身上，怒气便消失了一半。他随即想起了，这个孩子同大人一样的行軍劳累，別人休息时他还要印报，送信。他心里不覺升起了一陣怜惜。他一句話也未講，繼續爬上来拉着其他的人。人們既不責备他也不想服从他。有的人无精打采地勉强爬了起来，有的人还是不想动弹，有的人剛爬起来又坐下去咀嚼起干粮来了。時間以威胁生命的速度在流逝，人們的動作却象块橡皮糖又韌又粘。他气恼得恨不能將誰按倒打一頓，但他又必須强压下火气忍耐着。他深深的

知道，時間再不允許他遲延下去，可是他又不忍心馬上走開。

這時候山梁子後面跑過來了三個戰士。他們擦着臉上的汗污，大口喘着氣，兩眼直望着前面突圍的方向，空氣立時緊張起來。人們好象到了這會兒才想到，掩護部隊也會撤下來的。這幾個戰士因為是司令部那個戰鬥排里的，他們多少認識季洛同志。他們一看到他就跑到他跟前來。別的人也圍了上來。這幾個戰士說明，背後的敵人已經全面合攏而且壓下來了。我們傷亡很大。排長叫他們來取連系。只要機關隊伍爬上了前面的大嶺，他們就要就地轉移了。這樣轉移方便而且還能在側面再牽制一下敵人。當然，部隊一轉移，敵人也就會很快的壓過來了。

“那你們怎麼辦呢？”

“我們這個班作機關的最后掩護部隊。”

“你們這個班？”

“我們班里只剩下三個人了。班里其他傷號由排里帶去。”
一個帶頭的戰士笑了笑說。季洛看了看前面的山嶺，立刻作了決定：

“馬上行動！”他這時最耽心的是，他們這一伙人不曉得還能不能夠趕得上突圍。但這伙老弱殘兵，就象半天價打着瞌睡霍地睜開了炯亮的眼睛的老鴿子，這會兒都精神抖擻起來了。從堅定的臉色上還透露着一副老練的安然自在的神氣。

帶頭的戰士向北面接連放了两聲信號槍。人們就象一小股激流一樣橫七豎八的沖下坡去，緊接着又爬上了前面的大嶺。前後的槍炮聲愈來愈緊密。人們互相扯着，拽着，拼命爬

着，好象他們現時要用最剛强的行动，来补偿以往的过失似的。時間变得愈加殘酷无情。胜利与失敗，生与死将决定于极短促的時間內。季洛同志爬着爬着又落后了。

季洛同志的心里这工夫却有一种說不出的輕松愉快。他背上背的一个什么沉重的担子放下了。他現在只需要同別人作的一样，那就是爬，爬，爬；爬着冲过去或是爬着被打死。事情看来很簡單了。可是，当他忽然注意到，在他身旁边有一个人正扶着他的膀臂，輕輕的鼓励着他，他的輕松的心情又一下子消失了，而且变得格外沉重起来。

“快向前冲过去，干什么淨跟在我的屁股后面！”

“放心吧，科长，我死也同你死在一道。”小李同志天真的安慰着他。这种好意的安慰反而更加引起了季洛的煩躁。

“你真是发蠢。”他推开小李的手，差不多是生气了。

“我說錯了，科长，我是說，咱們一道冲出去。”小李带些委屈的解釋着。他心想，科长一定是嫌他說了一句泄气的話。

季洛沒有閑心去听他的解釋。另一件更重大的事又襲上心头。冲出去，是的，一定要有人冲出去。他想起了临行时政治部主任交代給他的任务。他感到象眼前这种死纏在一起的情况一刻也要不得了。他适才間閃过的一个念头就更加坚定了。他必須讓这个孩子馬上离开他。可是同时他又直感的想到，最大的困难是这个孩子的执拗性子。

这个孩子很小就参加了我們的部队，而且长久同季洛同志在一起工作。这个孩子在工作上有一种持久不懈的热情，工作又快又周到，就是有点执拗；而季洛同志又偏偏是个急性

子。这个孩子平日里不多講話，任凭你发脾气。可是一旦惹翻了他，那他就会一連賭上几天气。到了那时候，除了說好話以外，你是一点別的办法也沒有了。季洛同志这工夫一看到他那副神气，就感到事情又要麻煩了。

“小李同志，你知道我們的任务是什么嗎？”季洛同志竭力沉住气，拿出他所有的最大的耐心，用了他所有的最和气的音調，試探地問。

“出报。”小李同志側着头看了看他。

“对，出报，那我們現在应当怎么办呢？”

“冲出去。”

“对，一定要冲出去。可是你看，象我們現在这个样子能冲出去嗎？”

小李同志沉默了。但是，象所有的青年战士那样，决心就是决信，他毅然地回答道：“能冲出去！”

“不对，冲不出去！”季洛同志馬上严肃起来。“你曉得，我們死纏在一起，准把事情耽誤了。你的任务是，丢开我，立刻冲出去。把任务带到报社去。”

“不，我要同你一起冲出去！”小李发急了。他这才明白了季洛的意图。他象是怕誰把他丢下了似的，紧紧的抓住了季洛的臂膀。

“一起，一起，人要紧还是工作要紧！你明白嗎？”季洛同志又沉不住气了。

“不管，反正我要同你一起冲。”小李的执拗勁也上来了。

“你真是发昏！”季洛同志立时心头火起，粗野的冲了一

句。他立时又为自己无礼的话后悔了。

两个人沉默着，誰也不講話。两个人都感到异常的伤心。

但時間不允許他們沉默下去；爭吵更是沒有半点用处。季洛同志再次压下他心头的火气，用了他很不习惯的近乎哀求的声音道：

“小李同志，你听話好吧！……你曉得我們的报纸对反扫蕩有多么大的作用嗎？它耽誤了出版，損失是多么大嗎？……你好好的想想，能为了个人影响工作嗎？……”

尽管他耐心地講着，反复地开导着，这个拗性的孩子一句也不回答。这个孩子愈来愈感受到季洛的话的压力，他可就是不肯丢开他。仿佛他要躲开一件什么灾难似的，他悶着头一个劲的拽着季洛的臂膀拼命往前拖。那股子蛮劲，就象一个绒毛小鴨子在吃力地拖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大青蛙。季洛不忍抗拒他，又不能止住他。他伤心透了。实际上，这个小孩子并沒剩下多大力气了。一陣热情过去，他就两腿打着滑，張大嘴喘着气。

山岭上的敌人正向突破口运动兵力。四周圍的子彈交織成一片。冲杀的声音已經隱約的可以听到了。这支小队伍正向着生存与死亡的交界綫上爬着。人們已保不准能不能赶上冲过去了。但他們两个还是这么互不諒解又互不讓步的擰在一起，远远地落在后面。一看到这种情形，季洛同志眼睛都紅了。他一把握牢小李的手，用了从来没有过的严峻的态度对小李道：

“你是个战士不是，我問你？”

小李楞住了。

“来，拿去。”季洛大声地说着，迅速从身边的小本子上撕下了一张纸，潦草的写上了几个字。“立刻替我冲出去，找到报社完成任务。我命令你！”他说着就把字条塞到小李的手里。

从小在部队长大又是通讯员出身的小战士知道“命令”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科长，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他说着，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

“快去，这是命令，而且要快！”季洛毫不妥协，继续绷着一副严峻的面孔。小李难过的打了半个转，使劲眯住眼泪。他向前跑开两步又站住了。他张着含泪的眼睛回头乞求的望了望。

“快去！”季洛吼起来了。“要不那就是，我把我自己打死，你才会死了心！”他暴躁的挥了挥拳头。

小李同志大声地哭了两声。然后他就把脚一跺，猛回身跑了开去。季洛一阵心酸，两眼也润湿了。他真不敢再去想，他自己刚才讲了两句那么狠心的话。

不晓得是因为满怀委屈还是什么别种力量在推动，小李这个孩子就象一只受惊了的小山羊，连爬带跳的窜了上去。他迅速的赶上了前面的一伙人，接着又很快的越过了他们。

季洛同志全身紧张地两眼紧盯着他的矫健的脚步。眼看着这个勇敢的小身影快要枪炮的烟雾中消失不见了。也许只要再有几分钟，他就会成功的冲过那最后的关口。胜利的预感在他的胸口内隐隐的冲击着。快一点，再快一点，他的心

也随着那小身影飞上去了。

忽然，好似誰把他的心揪去了，他的气息噎住了，身子也动不得了。小李同志正跑着，蓦然歪倒了。他接着爬起来又摇摆地走了几步。随后他又斜着身子倒了下去，順着一个什么地方跌跌撞撞的摔下去了，……看不見了。

季洛橫繞着山坡奔了过去。枪彈雨点般地向这一带開地直射着。这时，突圍部队正进入了最后的壮烈的冲击。敌人發揮了全部火力在瘋狂地射击。整个山谷、坡岭、天空被敌人的枪炮攪得昏沉一片。

小李同志歪着半个身子躺在半山坡上一个小沟里。血从他的头上淌了下来。收报机在他身边石块上摔烂了。什么也完了。这时唯一的安慰就是，小李同志还能瞪着昏迷的眼睛有气无力地呻吟着。

“小李同志，怎么样了？”季洛同志喊着扑到他的身边。

“我完不成任务了，科长。”小李同志悲伤地說着，用手捧着臉，呜咽起来。

“不要难过，来。”季洛急忙掏出手帕，替他把头上的伤口包扎起来。“怎么样，还能爬起来不？”他扳着他的臂膀想把他扶起来。小李向上一使劲又呻吟着倒下了。

“我不行了，科长，我的腰摔坏了。”

季洛揭开小李的衣服一看，在腰上还有一块彈片，血把下衣浸透了。

“不要紧，伤不重，有办法……”季洛只管口里这么安慰着，可是心里一点高明的主張也想不出来。在这种地方，在这

样的时候，一个病号要对付一个伤员，还会有什么别的办法好想呢？他伏下身去，要把这个并不比他矮多少的小伙子抱起来走。他吃力地抱起小李的上半个身子，小李的两腿还拖在地面上，就象一个还是儿童的姊姊在勒兜着一个同她般长般大的弟弟。他抱着小李向前才迈了几步，就两腿颤抖地浑身发软，气也接不上来了。

“这样不行呀，科长，你放下我，你快走吧！”小李微微地挣扎着。连这个小孩子也看出这是无济于事的了。

“你说的好听，你刚才怎么讲的？你不是说我们死也要死在——一道吗？”季洛气汹汹的用嘴缝讲着，仍然强拖活拉的把小李拖过另一个小山沟。

“话都由着你讲，话都由着你讲！你不说有任务了吗？”这个孩子就象故意同谁赌气似的，说着就向后一挺身。两个人一齐滑到小沟里去了。这个孩子顺势把身子向小沟里一躺，口里仍然嚷着：“你快走吧，科长，你替我盖盖就行了。这回你听我的话吧，你替我盖盖就行了。……”他一面嚷着，一面抓起身旁的草梗同泥土撒在自己的身上。他嚷着嚷着，口里的音调已经不是气恼而是哀求了。谁也看得出，他这样作，与其说是要想欺骗敌人毋宁说是专门为了安慰季洛同志的。

看到这个孩子的这般稚气的动作，听到他那种微弱的哀怜的声音，想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季洛同志仿佛觉得胸口塞进了一把乱草，鼻子里淌进去了什么又酸又辣的东西。他真想放声大哭起来。

正当这个凄惨的时候，四周围忽然可怕的寂静下来了。这